

“70后”

女作家群创作小说研究
(1996—2010)

周文慧◎著



华龄出版社
HUALING PRESS

“70后”

女作家群创作小说研究
(1996—2010)

周文慧◎著



华龄出版社
HUALING PRESS

责任编辑：薛 治

责任印刷：李未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70后”女作家群创作小说研究. 1996-2010 / 周文慧著. -- 北京：华龄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5169-1338-3

I . ① 7… II . ①周… III . ①女作家—小说研究—中国—1996-2010 IV . ①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9047号

书 名：“70后”女作家群创作小说研究（1996—2010）

作 者：周文慧 著

出 版 人：胡福君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甲57号 邮 编：100011

电 话：（010）58122246 传 真：（010）58124264

网 址：<http://www.hualingpress.com>

印 刷：天津顾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9.25

字 数：145千字

定 价：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CONTENTS 目 录

绪 论	001
-----	-----

上篇：1996—2000 年

第一章 她们的人生观：游戏与反叛	011
------------------	-----

第一节 游戏人生的人生观	011
--------------	-----

第二节 充满个性的爱情观	015
--------------	-----

第二章 她们的日常叙事：消费与城市	019
-------------------	-----

第一节 消费生活	019
----------	-----

第二节 城市叙事	036
----------	-----

第三章 她们的成长记忆	044
-------------	-----

第一节 女性成长的记录	044
-------------	-----

第二节 父亲的缺失	048
-----------	-----


第三节 个性化的成长叙事	052
--------------	-----

下篇：2001—2010年

第四章 2001—2010：“70后”女作家日常叙事的转型	057
第五章 日常生活叙事	065
第一节 乡土日常生活叙事	065
第二节 城市日常生活叙事	078
第六章 成长叙述	094
第一节 诗化的生命成长	095
第二节 城乡二元对立中展现人物的成长	101
第三节 日常性与俗世情怀的继承	104
第七章 强烈的社会关注与底层写作	107
第一节 关注社会底层的庸常人生	108
第二节 关注底层的精神世界	112
第三节 诗化的底层叙事	116
附录 “70后”女作家主要作品	125
参考文献	133



绪 论



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从90年代到新世纪，逐步地成长起来并走向了成熟。他们的父辈大多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而他们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与见证者。经济的飞速发展、体制的改革创新、物质的相对丰富、精神的多元变化，这一代人在充分享受改革带来的物质繁荣的同时，也不断调整自我的价值体系以求与时代同步。他们愤世嫉俗但又对世俗无可奈何，他们激情狂热却又缺失信仰，他们追求个性却又常常随波逐流，他们是生长在夹缝中的尴尬的一代人。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文坛出现了一批出生于70年代的女作家。她们集体登上文学舞台可以1996年为标记，这些女作家集体亮相于文坛是以1996年《小说界》杂志推出的“七十年代以后”栏目为标志的。1996年《小说界》杂志推出了“七十年代以后”栏目，这个栏目在全国范围内发现了大批文学新人，她们的创作引起了海内外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在文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随之，其他文学期刊陆续刊发了“70后”女作家的作品，以《作家》杂志等为代表的刊物推出了“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等栏目，重磅推出这些女作家，《人民文学》《山花》《钟山》等文学刊物陆续刊登了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作品，逐渐形成了一股“70后”文学创作的热潮。

当时，她们中的主要代表作家有卫慧、棉棉、周洁茹、金仁顺、戴来、朱文颖、魏微等。这些女作家年龄相仿，大多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在创作上有诸多的共性，同时体现一定的时代特点，因而她们被统称为“70后”女作家。“70后”女

作家的出现并非偶然现象，她们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文坛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学环境下产生的。

随着“70后”女作家创作的深入，作家的构成也逐渐发生着改变。“70后”女作家群体在新世纪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前期有广泛影响的作家如棉棉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鲜有优秀作品问世，而卫慧虽然在21世纪初出版了《我的禅》《狗爸爸》等作品，但其影响力远不如上世纪90年代，在风格上也与其前期张扬、叛逆的个性相去甚远。有些“70后”女作家坚持其一贯的创作风格，例如，戴来持续关注城市小人物的“微生活”。一些“70后”女作家不断尝试着改变以往创作的风格。例如，魏微从对个体成长的单一关注转向对生活的多层面的体验与表现，尤其善于用诗化的语言、细腻的笔触去捕捉生活。盛可以是“70后”女作家的一座桥梁，在欲望叙事与社会关怀之间架起的桥梁，这也是她的个性特色之一。同时，在文坛上“70后”女作家层出不穷、更迭不断，她们在创作风格上与卫慧、棉棉等形成迥然不同的特点，并逐步建立独具个性的创作风格。后起的江苏作家鲁敏、河南作家乔叶等不仅创作成果丰硕，而且对“70后”女作家整体创作风格的改变起到了引导性作用。新世纪以来，有一定影响的“70后”女作家有朱文颖、戴来、魏微、盛可以、鲁敏、乔叶等。本书以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为研究对象，主要指出生于1970年至1979年间的女性作家。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有：卫慧、棉棉、周洁茹、金仁顺、戴来、魏微、朱文颖、鲁敏、乔叶等等。

卫慧，女，原名周卫慧，1973年出生，浙江余姚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棉棉，女，1970年出生于上海，199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周洁茹，女，1976年出生，江苏常州人，199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金仁顺，女，吉林白山人，1970年出生，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戴来，女，苏州人，1972年出生，河南省委宣传部签约作家。魏微，女，原名魏丽丽，江苏人，1970年出生，1994年开始写作，1997年在《小说界》发表作品。朱文颖，女，1970年生于上海，1996年开始小说创作，现居苏州。乔叶，女，生于1972年，河南省修武县人，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她的小说创作成果丰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鲁敏，女，生于1973年，江苏东台人，江苏省作协签约作家。近年来，鲁敏的小说创作成果丰富，在中短篇小说方面成绩突出。

“70后”女作家粉墨登场之时也正是中国图书、期刊改革的发轫期。进入90年代中后期，文学在中国的地位日渐边缘化，它卸下了曾经担负的沉重的社会教化功能，文学与社会管理体制的剥离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文学脱离了社会的中心，走向了边缘化。但同时，文学的消遣、甚至娱乐等其他属性逐步被挖掘，并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不断被激活。

1996年，为了促进中国文学期刊走向市场，减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海外期刊市场竞争给中国文学期刊带来的压力，政府对文学期刊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文学期刊经营模式由单纯的行政监管转向了行政管理与市场调节共同作用。某些文学期刊由于缺乏了政府的拨款资助，完全面向市场，只有向市场要效益，向市场求发展，因而市场调节作用对文学期刊的影响越来越强烈、深远。改革的大旗插在了文学期刊的阵地上，全国的文学期刊在遭遇改革的洪流时，锐意改革：或调整期刊定位，或转向某文体专刊，或针对某一特定读者群体设置专栏，或整合改编，不断推出新人新作。

有的期刊出现了阵痛后迅速转型，而有的期刊则在这次改革中偃旗息鼓；有的期刊举步维艰，而有的期刊依然保持了纯文学的品质。在改革的过程中，有的期刊与企业联姻，寻求经济的资助，有的以扩大发行量为突破口，针对市场做读者调研、努力争取市场份额。上海文学刊物《小说界》于1996年推出了他们的改革举措：1996年第三期《小说界》推出了新栏目“七十年代以后”，发表了70年代后出生的作家的作品，卫慧的《爱情幻觉》《纸戒指》等作品发表于此，开拓了文学期刊的一块新的领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随后，《作家》《人民文学》《山花》《钟山》等文学刊物陆续刊登了70年代后出生的作家作品。1998年，《作家》杂志第七期推出了“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发表了卫慧的《蝴蝶的尖叫》等重要作品。江苏杂志《钟山》在1998年刊发了卫慧的《像卫慧那样疯狂》，戴来的《我看到了什么》《找啊找》，《人民文学》刊发了卫慧的《甜蜜蜜》，周洁茹的《我们干点什么吧》，戴来的《要么进来，要么出去》，《山花》发表了卫慧的《水中的处女》，棉棉的《白色在白色之上》，周洁茹的《告别辛庄》《乱》，魏微的《迷途——献给黑雨》等作品。在1998年，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创作呈现繁荣态势。1999年，卫慧发表了《跟踪》（《山花》第一期）、《硬汉不跳舞》

(《上海文学》第三期)等作品,金仁顺发表了《玻璃咖啡馆》(《钟山》第一期),戴来发表了《恍惚》(《人民文学》第五期)、《一、二、一》(《钟山》第六期),朱文颖发表了《重瞳》(《人民文学》第二期)等作品。2000年,戴来发表了《自首》、朱文颖发表了《绯闻》等作品。

“70后”女作家的创作以2000年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2000年之前为她们的前期创作,在创作上呈现出狂欢化特点。在文学期刊逐步市场化的背景下,她们的创作多以市场为导向,创作题材主要集中在城市领域,在世纪末的情绪感染下,她们在游戏人生的人生观指导下,创作突出的特点是“狂欢化”叙事,她们解构生活的诗意,把欲望的张扬与对社会的游戏态度作为写作的主要内容。她们的消费观、性爱观、个性意识具有鲜明的特点。在城市的日常叙事中,消费成了一个关键词。她们提倡消费至上的消费观念,甚至引入了透支消费的理念,在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视觉消费、感官消费、酒吧消费、音乐消费都呈现了新的特点。在物质丰富的城市中,她们的欲望被充分地调动起来,欲望也成了她们此阶段城市日常叙事的另一个关键词。在世纪末的情绪渲染下,城市显得堕落、迷离、充满了物质与欲望,她们尽情抒发颓废的世纪末情绪,而忽视了农村作为中国最广大的社会结构也正在经历着巨大的改革。

无论从创作内容看还是创作风格看,进入新世纪以来,“70后”女作家的创作日益丰富,打破了她们前期相对单一的、统一的风格,体现出了创作的复杂性。

新世纪来临,人们逐渐褪去了世纪末的浮躁与躁动。文学、文化市场的发展逐步走向了成熟,文学期刊的改革与发展开始了对上世纪的反思与反拨,人们对改革从初级阶段的、较为肤浅的认识逐步走向理性,走向成熟。文学期刊的改革从简单的商业行为回归到市场与文学规律共同起作用的发展轨道上。“文学、文化市场的成熟所导致的文学创作/生产和文学传播/消费的双轨化取向及双重空间布局”^[1]。文学期刊从对“美女作家”的简单策划转向对作家作品意义的深度挖掘和不断出新。有些作家的创作也从对商业与市场的简单迎合到激发个人的潜能,开辟个人独特的创作空间。在回归理性的文学期刊、文化市场上,百花齐放,既有为了商业利益而不断迎合市场的作品问世,又有执著于文学精神、反映社会生

[1] 李林荣. 新世纪文学的三重门[J]. 文艺争鸣, 2008(8): 26.

活的有较高艺术性与文学性的作品诞生。

新世纪以来，从整体而言，“70后”女作家的创作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向，把重心从上世纪末初登文坛之时的“狂欢化”叙事逐步转向了日常生活叙事。回归现实的日常生活叙事成为“70后”女作家在新世纪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转变。她们不仅关注城市日常生活，而且把目光伸向农村，展示她们眼中的乡村日常生活叙事。在世纪末的情绪影响逐步淡化后，人们在城市中的迷离与狂欢慢慢消退，开始关注平淡的日常生活。九十年代，“70后”女作家城市生活的背景把她们的视线从农村转向了熟悉的城市生活，而新世纪到来以后，有些“70后”女作家逐步认识到了创作题材的局限，她们也把视线重新投射到了广袤的农村，关注农村、农民这一特殊的群体，创作回归到“乡土中国”情怀的抒发。

“70后”女作家经历了从对虚无、随性生活的推崇及个性的极度放任回归到现实生活的庸常与琐碎、个性的释然的心路历程。酒吧、流行音乐、奢侈的物质消费、梦幻般的霓虹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各种城市的元素在她们前期的作品中得以充分地描写，她们开始意识到日常生活似乎是一种更值得关注与回味的生活。90年代盛行的“新写实”把人们的视线拉回到生活的原点，把生活中的平凡、琐碎与人生的无奈与冷酷融合在一起，把一地鸡毛的日常生活用零度的情感表现出来。“70后”女作家对日常生活的呈现或许是一种更踏实也更真实的生活。在进入新世纪后，她们关注日常生活，并以她们特有的体验去审视社会的变迁。

在日常生活叙事的过程中，“70后”女作家强烈的社会关注，尤其对社会底层的关注是她们在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中的又一鲜明特点。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一些伴随改革而相生的社会问题陆续出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与重组，工人下岗，农民进城务工，社会贫富分化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底层群体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部分引起了人们的关注。“70后”女作家也有意识地把触角伸入到这部分人群之中，将个人的成长史与对社会底层的关注交融在一起，写出较其他年龄层次的作家所不同的底层关怀作品。她们不仅关注社会底层的庸常人生，更关注底层人民复杂而脆弱的精神世界。她们超越了自然主义式地对社会底层面貌的呈现，超越了新写实主义小说中善于表现的底层的无奈与苦闷，在对待底层生活及底层人们时，她们往往善于发现潜藏于苦难生活中的点点善意与

美好，并巧妙地诗化地处理，体现了在“底层写作”中“70后”女作家创作的独特性。

成长是“70后”女作家一直关注的话题。在她们前一时期的创作中，主要呈现放纵的、反叛的成长历程。在新世纪，她们不再拘泥于个人的私密花园里展现自我的成长认知过程，而是在社会变化的大背景下，她们用一种开阔的眼光审视成长的过程。这一时期，她们从两方面关注成长主题：一方面，关注成长者内在的生命体验；另一方面，关注个人成长与社会的关系。她们注意开掘成长的丰富内涵。在表达方式上，从直白的具有极强视觉冲击力的表达转化为诗化的、内敛的表达。

70年代出生的一代女作家，她们的创作具有强烈的时代性，记录下了时代变迁在她们身上留下的烙印。她们的创作区别于6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的创作，也不同于稍后出现的“80后”写作，体现了独特的代际风格。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史。“70后”女作家成长的时代具有跨越性。她们的成长背景不同于父辈，她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见证者。改革带来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与“70后”的成长历程同步行进着，她们长大成人时也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社会的阵痛。改革开放、新旧世纪交替等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发生在“70后”的成长历程上，“70后”的成长史不仅具有了代际的风格与特点，同时也是对社会发展与变革的见证与记录。“70后”女作家记录了她们的叛逆、玩世不恭的青春期，也记录下了她们对社会的理性反思与对时代的深入的思考。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勒曾经提出“代沟”理论。她认为人类产生代与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主要原因是文化传递的差异，而不是简单的社会和政治的差异、生物学层面的差异。代沟客观地存在于代与代之间，它是代际间差异性的表现，它的存在是一种社会性现象。因而，在“60后”作家与“70后”作家间也存在着客观的代际差异性。透过“60后”女作家与“70后”女作家的差异性，我们也可以看到“70后”女作家创作的特殊性。

“60后”女作家在她们的作品中体现比较清晰的历史感，她们通常用一种虚拟的历史想象来完成对历史的再现与思考，她们摆脱了对历史的集体式的记忆，用个人化的视角想象历史。“70后”女作家的作品相对于“60后”女作家的创作

显得更平面化、更具象化，她们作品的历史感相对于“60后”作家的作品在整体上显得单薄些。同时，我们也发现，“70后”女作家的作品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关注比较集中。

“60后”女作家开始经营她们的“秘密花园”，在个人化叙事方面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她们的个人化叙事通常是在比较狭小的个人空间中进行，在横向上与社会的联系并不是很紧密。她们通常囿于个人化的叙事，营造充分的个人空间，对外界的关注度较小，同时，社会在她们生活中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70后”女作家在叙事中延续了“60后”女作家个人化的叙事风格，但是她们试图突破狭小的个人空间，把个人叙事放在社会变革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中完成，把城市的现代化过程与个人化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相对于“60后”女作家而言，具有更宽阔的视野，是一种突破。

“60后”女作家在创作中的风格具有内敛、含蓄的表现特点。她们在狭小的空间、单纯的社会关系、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一种成长的记忆。相对而言，“70后”女作家具有了更开放、开阔的视野，她们把叙事的触角延伸到城市中，她们的叙事甚至带有了狂欢化的特点。她们的叙事显得无所羁绊，带有天马行空的洒脱。

“60后”女作家在表现个人欲望的书写中，多是从个人的成长中表现欲望。她们对欲望化的描写是脱离社会发展的个人成长的叙事，并没有多少物质欲望的表现。她们在对青春期的发育成长过程的描写中倾注了对身体欲望的关注，她们对身体的发育变化、青春期的萌动寄托了美好的情感。而“70后”女作家的创作呈现了复杂性。在前期创作中，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欲望的表现突破了单纯的生理性的欲望描述，她们的欲望叙事是全方位的，有对物质的欲望、对金钱的欲望、对青春张扬个性表现的欲望等等。她们不再停留在对成长中身体变化的细腻的描述，而擅长直白地表现性欲与情感的放纵。在对欲望的表现中，“60后”女作家的内敛气质影响了她们的创作风格：理性化。她们用学理性的思考表现她们对生活的思考、对女性及女性成长的关注。“70后”女作家的创作拨去了“60后”女作家的理性，她们感性化的表现方式与“60后”女作家的创作迥然不同。进入新世纪以来，“70后”女作家更关注个人成长与社会的关系，关注成长者内在的生命体验。

本书以时间为序，把“70后”女作家的创作分为两个时期：1996—2000年和2001—2010年。上篇从她们游戏反叛的人生观、消费与城市的日常叙事、成长记忆三部分分析，下篇从乡土日常叙事和城市日常叙事、底层关注及成长叙述三部分分析。



上篇：1996—2000 年





第一章 她们的人生观：游戏与反叛



第一节 游戏人生的人生观

“70后”女作家小说中的人物在物质与欲望的诱惑下，对人生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们的生活没有了崇高，不再追求高尚与理想，她们对生活的意义与价值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与诠释。在生活中，她们对物质的追求掩盖了对理想与崇高的憧憬，对社会的重新认识也让她们产生了迥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欲横流、充满竞争与诱惑的社会中，父辈描述的社会在“70后”女作家笔下的生活中被无可挽回地解构了。她们对待生活的规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活中没有了崇高，生活的规则就是游戏的规则；在人生态度上，她们也用一种游戏的姿态面对社会、迎接社会的日新月异。

一、解构生活的诗意

在“70后”女作家的笔下，作品中很少呈现出以前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诗意与美好。文学的理想主义情结与美好的蓝图在“70后”女作家的作品中鲜有出现，她们认为生活是一个缺乏诗意的场景，取而代之的是烦琐、庞杂与无意义。正如卫慧在她小说作品中所呈现的那样：“这种日常生活就是毫无诗意的一种烦琐，这种烦琐绝对不是生活的本质，而是悬置于强大的生活之流上方的恍恍惚惚的东

西。”^[1]“生活不属于悲剧或喜剧，生活只是一些闹剧的碎片但那也足以能割伤人，而那并不可笑。”^[2]戴来在她作品中呈现的“生活对他来说，只是一堆慢慢熄灭的火苗，不断地失去光亮和热情，最终的结局不言而喻。”^[3]

在新写实文学潮流中，作家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度超越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思潮中的作家，他们把人们的视线从崇高与伟大的目标拉向了平凡的日常生活。在新写实的作品中，日常生活的烦琐解构了人们对生活的诗意理解，作家把日常生活的零碎与繁杂描写得令人叹息。新写实作家在对日常生活的细化中突出人物的悲哀与无奈，写出了欲望的不可理喻及其悲剧后果（例如刘恒的《伏羲伏羲》、苏童的《妻妾成群》等），带有一定的欲望化写作的特点。但是，在“70后”女作家的笔下，她们不仅仅描写日常生活的琐碎，更强调日常生活的琐碎被淡化了，烦琐的生活被无限的欲望与狂欢的气氛所掩盖，欲望成了“恍恍惚惚的东西”引导着生活的流向。

与新写实作家相比，“70后”女作家的创作已经不再把生活的日常性与烦琐性作为主要的题材，而把欲望的张扬与对社会的游戏的态度作为写作的主要内容。

“70后”女作家沉迷于时尚先锋，追求感官欲望的满足，对欲望的渲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70后”女作家的小说中，她们用赤裸裸的欲望描写表现对日常生活的态度，她们用一种更开放的姿态面对社会的变化，用一种更宽容的心态包容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

“70后”女作家与新写实作家相比，她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对于生活都采用一种解构的态度，它们放弃了对崇高的追求，充分体现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时代特征，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她们解构生活的角度和诠释生活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在新写实作品中，作家或者通过琐碎的日常生活，或通过粮食、爱情、婚姻等某些侧面的庸常性、平凡性的描写解构生活。“70后”女作家则多是在她们作品中用欲望来解构生活，她们随性生活，在欲望来临的时候肆意释放、她们摆脱了生活道德规范、生活常理的束缚，她们无视社会的羁绊，无所顾忌地释放和满足自己的欲望。

[1] 卫慧. 像卫慧那样疯狂[J]. 钟山, 1998(2): 43.

[2] 卫慧. 甜蜜蜜[J]. 人民文学, 1998(8): 84.

[3] 戴来. 我看到了什么[J]. 钟山, 1998(5): 130.